

重刊水心文集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



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

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以繼漢

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

作者猶衆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

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
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
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
不但爲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
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
明天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

一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
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
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
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
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欲竄逐文
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

天子論粟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
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
剛明嚴於善惡之辯如此今去已
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
貢黎諒字公允蚤得先生之文讀
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

全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
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序
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爲二
十九卷鋟梓以傳而屬直爲序於
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
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

所當爲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
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
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
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薦勤
敏足以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
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

後之爲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尚
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爲
序而道之

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太
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泰和王直書

水心文集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
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老繇
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
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
黻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

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
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蓋周
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冊馬書之妙
不續詩迄韋張騷降景宋華與質
始判正與竒始分道失其統緒久
矣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

之騁馳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
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於
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
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
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

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
事爲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
理爲經以言爲緯聖哲之文也本
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
所謂大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
欲緒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

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
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壬
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
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
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
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

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人大梁趙汝諧序

余幼時先君東臯處士以遺書

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讀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亾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授官栢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

居溫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
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
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
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
先生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
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
十亾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錄其

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
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餘
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其
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
曰水心文集繡梓以永其傳與
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
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

待後之君子而正之

正統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
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宋史本傳

葉適字正則溫州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
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
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於朝召之不至改浙
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叅知政事龔茂
良復薦之召爲大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
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
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
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

九心本傳
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
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
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
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
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士大
夫之論亦然爲竒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
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
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
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

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
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
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
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
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
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
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
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
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

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

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繇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

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

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叅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

宮提點張宗尹過侂冑侂冑覘其意以告必勝適
得之卽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冑因
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
之計遂定翊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卽皇帝
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
與適裁定臨期取以受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
遷國子司業汝愚旣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
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冑恃功以遷秩不滿望
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

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
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
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差知
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
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爲
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
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
旣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冑用事患
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爲僞學之名舉海

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冑亦悔故適奏及之
且薦樓鑰丘密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
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
冑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將啓兵端適因
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
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
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
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
今欲改弱以就彊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

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
衰弱始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
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
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
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
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
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
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
一半以上輸納者况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

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
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旣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
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
權工部侍郎侂胄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
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
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
敗侂胄懼以丘密爲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
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
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

繹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
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
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紫
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
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
中歟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
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
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
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

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

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歛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勲和滁直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

此所爲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
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
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
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適
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
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
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
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爲可
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爲之歎息焉

水心文集卷之一目錄

奏劄

上孝宗皇帝劄子

上光宗皇帝劄子

上寧宗皇帝劄子

嘉泰三年

劄子二

劄子三

上寧宗皇帝劄子

開禧二年

劄子二

劄子三

卷之二

狀表

安集兩淮申省狀

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塢狀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狀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

太平宮狀

辭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淮西論鐵錢五事狀

蘄州到任謝表

除淮西提舉謝表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狀表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

平宮表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除秘閣脩撰謝表

除工部侍郎謝表

除吏部侍郎謝表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代薛端明上遺表

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

皇太子牋

受玉寶賀表

受玉寶賀牋

申省乞致仕狀

再申省狀

卷之三

奏議

法度總論一

法度總論二

法度總論三

資格

銓選

薦舉

任子

科舉

學校

制科

宏詞

役法

新書

吏胥

監司

卷之四

奏議

始論一

始論二

取燕一

取燕二

取燕三

親征

待時

實謀

財總論一

財總論二

治勢

財計上

財計下 缺

外論一

外論二

外論三 缺

外論四 缺

卷之五

奏議

紀綱一

紀綱二

紀綱三

紀綱四

終論一

終論二

終論三

終論四

終論五

終論六

終論七

兵總論一

兵總論二

四屯駐兵

廂禁軍弓手土兵

卷之六 雲對

古詩

馮公嶺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送趙景明知江陵縣

送鄭景元

題賈儼不忘室二首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超然堂

再過吳江贈僧了洪

靈巖

葑門

古還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齊雲樓

虎丘

北齋二首

題椿桂堂

贈訥相

送鄭虞任赴京西檢法官

張氏東園送王恭父得殿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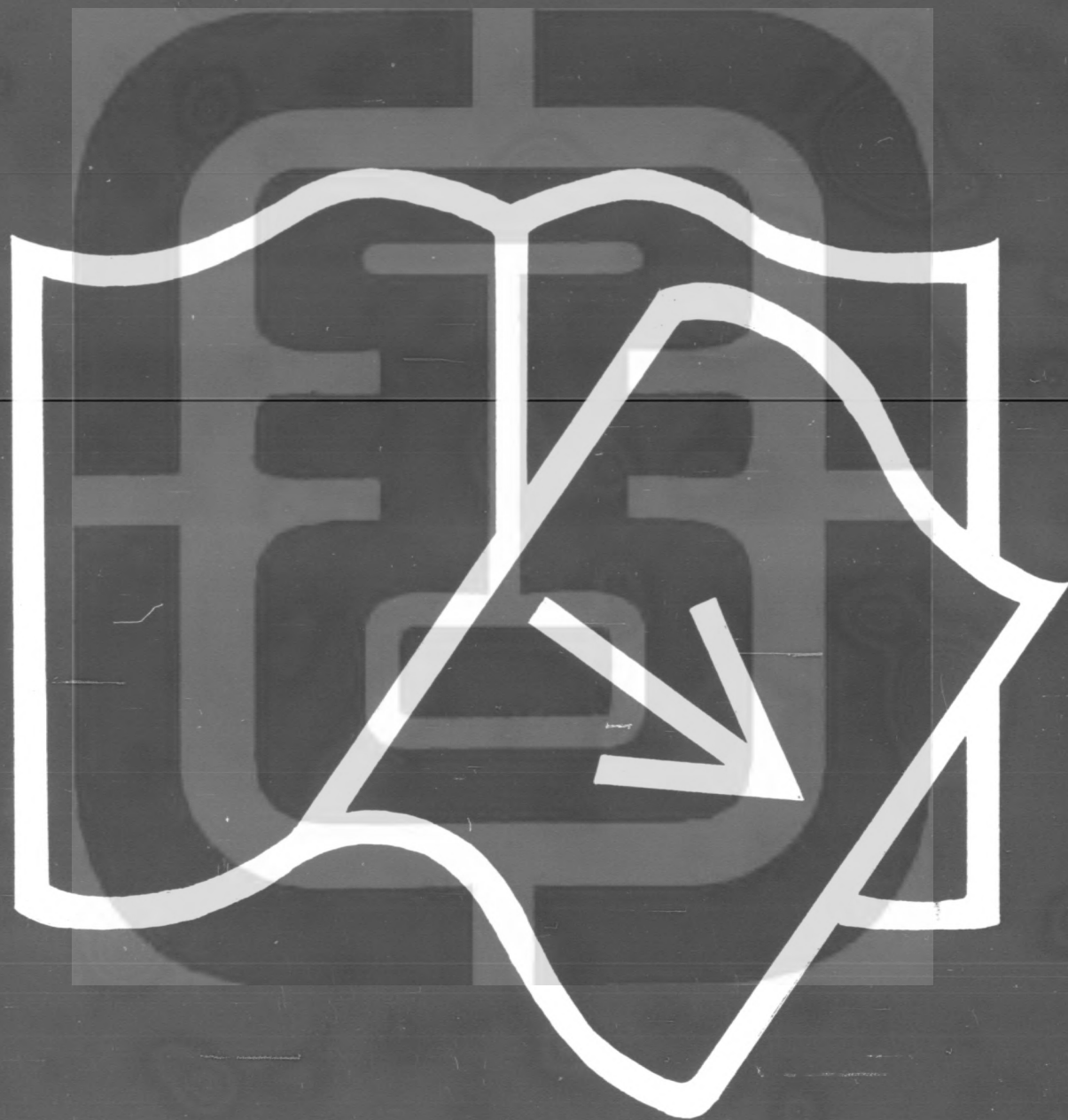
奉賦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

首

送馮傅之

送李郭

送喻太丞知處州



原件短缺

送劉德修

題李君亮義槩堂

醫工歎重贈柳山人

宿石門

月谷

禱雨題張王廟

寄黃文叔謝送真日鑄

送黃竑

淨光松風閣

莫知所之或云在天目山也詵世喜將
薙落從之可少助乎

著存亭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鄱陽董季興往游懷玉山捐田入寺爲民
禱雨君旣道其本末又示山中五章請
余賦之然比來霖潦淹月種爛乃未秧
也方幸數日晴霽爾

收東門出二首

中塘梅林天天下之盛也聊伸鄙述啓好游
者之幸也

王氏讀書堂
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
也輒亦繼作

余頃為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復作

送葛元城

送白艷還蜀

朱娘曲

翁誠之挽詞

送曹器遠

送丁子植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偉叔蔡兄來永加屢辱投贈於其歸也輒

奉俚歌為謝兼叙離索

送戴料院

幽賞

梁父吟 并序

剡谿舟中

新移瑞香舊曾作文志之因今追憶云

送薛子長

送陳彥羣

題人扇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歌

白紵詞

王木叔秘監挽詞

月波樓

送陳子雲通判

賦董季興玩書巖

卷之七

古詩

送林孔英

贈巖電隱士

送謝學賓

何倫秀才親喪不能舉冀其親戚故人

知之者

水心文集 目錄
蜂兒樵歌

趙子容任溫州司法終日看冊子而事自
理又新廩儲糧功利可傳也爲賦讀書
行率諸友同作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送程傳叟

送徐景大

題五畏齋

懷遠堂

報德菴

露星亭

送高仲發

明覺寺

送蔣少韓

寄題鍾秀才詠歸堂

鹿鳴宴詩

潘廣度

送楊通判

哀輦仲至

送王通判

贈林秀才

送徐洞清秀才入道

自羅浮行田宿華嚴寺

送輦仲同

送林退思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送周明叔王成叟併上昌甫仲正二兄

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都巖蓋縉雲最勝

特處市書名田役大費巨當用衆力一

家不能專也余為作仙都行以堅其成

送龔叔虎

贈趙季清縣丞

趙成父築亭上饒即用東里舊圃榜曰魚

計

孔復君架樓貯書疏池累石花藥環列

送蔡子重

許敬之用余言作松山草堂然游山之意

猶未已也申以為箴草堂然山文

送蔡子壽

寄柳祕校

魏華甫鶴山書院

寄李季章叅政

送陳壽老

題鄭大惠詩卷

送孫偉夫

端午思遠樓小集

孔鍊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會昌觀小集呈坐上諸文友

送胡衍道

送呂子陽自永康携所解老子訪余留未

久其家報以細民艱食急歸發廩賑之

送葉任道教授之官靜江

送趙季清兼謝所惠詩

送陳漫翁

送戴漢老

九八文集 目錄
孫祖佑解元世友堂

丁氏東嶼書房

端午行

虎長老修雙峯

毛希元隱居廬山臥龍瀑

趙振文在城北廂兩月無日不遊馬塋作

歌美之請知振文者同賦

周純臣子去病淑慧而短折賦以哀之

送盧簡夫

贈祈雨妙闍黎

寄題朝宗新樓

和汪提刑祈雨

蔡尚書挽詞二首

題處州翔峯閣

讀王德甫文卷因送省試

正王宗卿答春堂

送葉路分

答李制置

九八文集 目錄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為贈

上灘

五言律詩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詞二首

陽復

送鄭丈赴建寧五首

哭鄭丈四首

何參政挽歌三首

送陳糧料

題費肅校書遺事

送鄧諫從制幹

題柳山人壁二首

致政通直錢公挽歌詞

亾友項子謙兄挽歌詞

待制中書舍人陳公之亾以山宅須利既

遷殯而未葬也後五月乃克葬焉二首

西山

看柑中書舍人

贈杜幼高

待制湯公挽詞

吳參議挽歌詞

冲佑大夫鮑公挽詞

雪後思遠樓曉望

宿覺庵

贈勝上人

朱文昭母楊氏挽詞

冲佑安撫郎中張公挽詞

縣尉林公挽詞

陳侍郎挽詞

太令人胡氏挽詞

題張提舉園

送謝希孟

送周子靜

林處士挽詞

九心文集 目錄
錢知縣挽詞

送潘景參

贈徐靈淵

戴肖望挽詞二首

徐靈淵挽詞

包顒叟挽詞二首

林敬之挽詞

王運使挽詞

薛子舒罷官久無所授端明得謝始換承

務郎

贈呂縣丞

詹魯山解元以壽母求詩

贈蔡茂材貫之子與

余知府挽詩二首

趙知縣挽詞

趙清叔挽詞

贈聽聲歐陽承務

送包通判兼寄滕季度

趙尚書挽詩二首

周宗夷東山堂

丘安人挽詩

題郭希呂劉詠道游鴈蕩詩後

送戴宣子

題仰孝廉事實後

贈盧次夔

送趙幾道邵武司戶

常德郎中林公挽詞

贈鄭秀才

贈李秀才順之

送侯居父

贈高竹有外姪

贈夏肯甫

趙知府母齊安郡太夫人挽詩

沈氏書堂

薛子舒墓

項君先有幽興堂其子木卽以名庵

施翔公掌教長沙其于木唱以谷瓶

送劉幾道惠安尉

送陳約甫知永豐

王祕監令人挽詩

奉送周知錄木叔祕監其舅也

葉路分居思堂二首

王通判挽詩

林簽判挽詩

送張知錄

卷之八

七言律詩

送鄭景望二首

曾晦之挽詞

次韻喻叔寄九日

中洲處士折梅花并新語為贈率易鄙句

為謝

送劉德修時在京口

送范文叔知彭州

送潘德久

樓叅政挽詞

無相寺道中

趙路分挽詞

陳益謙挽詞

寄呂吳伯換酒亭

併工

菊花開送徐靈淵

次韻韓仲正

齊國太夫人挽詞

安撫待制侍郎徐公挽詞二首

許相公挽詞二首

送丁子齊主簿

丁少明挽詩

宋仲方游吳袖文索詩為別

毛密夫挽詞

直院中書莫公殂往哀痛不能成文輒留

小詩靈几并致鱸魚金柑為奠

薛君季常挽詞 廷鯨魚金掛為真

題彭澤縣尉廳林壑之勝 不道文神

送趙提幹

賀縣尉

送曹潛夫

謝李叅政因送曹瀘州寄簡

贈李秀才肖舒

郭伯山挽詞

題王叔範自耕園

福國太夫人陳氏挽詩

送郭黃中

劉孺人挽詩

張提舉挽詞

薛端明挽詩二首

送林子高

塔頭林君挽詩

題劉潛夫詩什併以將行

送宋知錄

和王宗卿白兔詩

李處士挽詩

衢州雜興二首

送劉晉卿

七言絕句

題閭才元喜雪堂三首

除夜元日連登煙霏樓

元夕立春喜晴於是郡人久不出矣三首

岷江愁二首挽陳持中知府郎中嫂恭人

劉高士自畫琴橫膝前對雲起求詩

水心卽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宣義

詩悼路鈴舍人德久潘公三首

柯君振相別三十餘年爲言親喪不能舉

請賦此詩庶幾有哀之者

橋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贈某道人

過葉威仲不值

余泛舟不能具舫創爲隆蓬加牖戶焉

送朱相士朱文昭族孫云得劉碧雲相法

潛經閣

題施紙被蔡宣義所藏孫太守褒諭帖

劉氏女自誓爲尼憐其操者幸助成之

送蔡學正

奉酌般若長老

營師常秉燭爲人說氣色戲成此絕

衆議留李師煉丹旣而不果

下僊看梅二首

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絕句

題學海樓

張總幹挽詩

翁常之挽詞

陳待制挽詩四首

送鮑賓甫

請惟耿住水陸院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送別李毅高宣教

送黃巖二陳秀才

建會昌橋

蔡良甫觀頤堂首

章仙姑

小句送陳粹甫知錄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郭宰為鄭全真歿買田以贖其後

贈通川詩僧肇書記

贈瑞鹿瑩老化緣鑄鐘

寄題葉路分與君樓如今若肯從徵召總

把三峯乞與君太宗賜陳希夷詩也二

首

寄題駱子高解元蝸室

薛嚴州挽詞

送胡彥思

贈蔣知縣二首

贈孫十五道人

送王宗卿二首

題方武成詩卷二首

送惠縣丞歸陽義二首

送呂子陽二絕

徐師垕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

子錢畀之

渡浙江

游衢州府園

再過雲庵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三首

卷之九

記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江陵府修城記

漢陽軍新修學記

覺齋記

煙霏樓記

李氏中洲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六安縣新學記

績溪縣新開塘記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醉樂亭記

金壇縣重建學記

沈氏萱竹堂記

石洞書院記

溫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宿覺庵記

時齋記

卷之十

記

龜山楊先生祠堂記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瑞安縣重建廳事記

敬亭後記

留耕堂記

上蔡先生祠堂記

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晉元帝廟記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利涉橋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北村記

信州教授廳記

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葉嶺書房記

風雩堂記

温州新修學記

漳浦縣聖祖殿記

紹興府新置二莊記

東嘉開河記

卷之十一

記

郭氏種德庵記

信州重修學記

長溪修學記

温州社稷記

季子廟記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永嘉縣社稷記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寶婺觀記

宜興縣修學記

潼州府修城記

連州開楞伽峽記

茶陵軍減苗置寨記

櫟齋藏書記

湖州勝賞樓記

卷之十二

序

送劉茂實序

石庵藏書目序

東溪先生集序

沈子壽文集序

陰陽精義序

粹裘集序

龍川集序

紀年備遺序

丁少詹文集序

吳巖集序

平陽會書序

黃子耕文集序

周會卿詩序

觀潮閣詩序

謝景思集序

覆瓿集序

徐斯遠文集序

公蘆集序

黃文叔詩說序

歸愚翁文集序

送戴許蔡仍王汝序

送林子柄序

周南仲文集後序

黃文叔周禮序

王木叔詩序

徐德操春秋解序

法明寺教藏序

宗記序

胡尚書奏議序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羅袁州文集序

送盧日新序

播芳集序

與平陽林升卿謀葬父序

卷之十三

墓誌銘

陳少南墓誌銘

葉君墓誌銘

墓林處士誌銘

孟夫人墓誌銘

宋故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

將仕郎嵇君墓記

宋杜君墓誌銘

媛女瘞銘

陳君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周先生墓誌銘

故太碩人臧氏墓誌銘

葉君墓誌銘

厲君墓誌銘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郭府君墓誌銘

郭處士墓誌銘

卷之十四

墓誌銘

安人張氏墓誌銘

高夫人墓誌銘

徐德操墓誌銘

忠翊郎致仕蔡君墓誌銘

忠翊郎武學博士蔡君墓誌銘

陳彥羣墓誌銘

姜安禮墓誌銘

楊夫人墓表

張令人墓誌銘

叅議朝奉大夫宋公墓誌銘

呂君墓誌銘

丁少詹墓誌銘

姚君俞墓誌銘

丁君墓誌銘

卷之十五

墓誌銘

鄭仲酉墓誌銘

彭子復墓誌銘

宋武翼郎新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邵君墓誌銘

沈元誠墓誌銘

奉議郎鄭公墓誌銘

宋鄒卿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黃君墓誌銘

朝奉大夫致仕黃公墓誌銘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林伯和墓誌銘

翁誠之墓誌銘

胡夫人薛氏墓誌銘

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

高永州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銘

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鮑公墓誌銘

莊夫人墓誌銘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高公墓誌銘

夫人林氏墓誌銘

孫永叔墓誌銘

林正仲墓誌銘

提刑檢詳王公墓誌銘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夫人徐氏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誌銘

蔡知閣墓誌銘

徐道暉墓誌銘

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誌銘

陳叔向墓誌銘

黃子耕墓誌銘

台州教授高君墓誌銘

戴夫人墓誌銘

劉子怡墓誌銘

劉夫人墓誌銘

沈仲一墓誌銘

胡崇禮墓誌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陳秀伯墓誌銘

朝議大夫知處州蔣公墓誌銘

高令人墓誌銘

葉君宗儒墓誌銘

李仲舉墓誌銘

朝請大夫主管冲佑觀煥章侍郎陳公墓

誌銘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劉建翁墓誌銘

華文閣待制廬州錢公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秘閣致仕薛公墓

誌銘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建康府教授惠君墓誌銘

朝奉郎致仕俞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司農卿林公墓誌銘

草蘆先生墓誌銘

袁聲史墓誌銘

京西運判方公神道碑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

銘

卷之二十

墓誌銘

文林郎前秘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故吏部侍郎劉公墓誌銘

邵子文墓誌銘

虞夫人墓誌銘

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太學博士王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李宜人鄭氏墓誌銘

寶謨閣待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毛積夫墓誌銘

徐文淵墓誌銘

故通直郎清流知縣何君墓誌銘

林夫人陳氏墓誌銘

劉靖君墓誌銘

鄭景元墓誌銘

東塘處士墓誌銘

中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副趙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厲領衛墓誌銘

趙孺人墓誌銘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王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舒彥升墓誌銘

鞏仲至墓誌銘

史進翁墓誌銘

林德秀墓誌銘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宣教郎夏公墓誌銘

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誌銘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誌銘

九八文集 目錄
孺人周氏墓誌銘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朝議大夫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郭伯山墓誌銘

竹洲戴君墓誌銘

包顛叟墓記

資政殿學士叅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滕季度墓誌銘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周鎮伯墓誌銘

兵部尚書徽猷閣學士趙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長潭王氏墓誌銘

故樞密叅政汪公墓誌銘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

銘密察趙玉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墓誌銘 尚書左贊善學士張公墓誌銘

宋廢父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孟達甫墓誌銘

黃觀復墓誌銘

修職郎監和劑局吳君墓誌銘

戴佛墓誌銘

趙孺人墓誌銘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

誌銘

陳民表墓誌銘

宋葛君墓誌銘

毛夫人墓表

母杜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六

行狀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

同三司崇國趙公行狀

通直郎致仕總幹黃公行狀

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張公

行狀

謚議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

同三司崇國趙公謚宣簡議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謚節肅議

黃端明謚簡肅議

李丞相綱謚忠定議

銘

母自欺室銘

存齋銘

睦山堂銘

省齋銘

師立齋銘

陳德中老勤堂銘

松阡雙蓮銘

鍾銘

青詞

代宋彥遠青詞

同前

同前

代子設醮青詞

大祥設醮青詞

謝恩青詞

疏文

代子水陸疏文

修海神廟疏文

建臥龍潭疏文

修路疏

修甘泉井

蘄州謁先聖文

祭諸廟文

祈晴文

祈雪文

謝雪文

總司祭先聖文

諸廟文

祠山禱雨文

祠山謝雨文

送龍水還潭文

卷之二十七

書

與趙丞相書

上西府書

寄王正言書

與黃巖林元秀書

與呂丈書

戴少望書

答少詹書

答劉子至書

答吳明輔書

上執政薦士書

代人上書

奏薦滕賢良書

啓

賀葉丞相

賀龔叅政

謝宰執 登科

上趙運使

上芮提刑

上張安撫

上韓提刑

上陳提舉

上李簽院

與交代

卷之二十八

祭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祭呂太史文

祭石似之文

祭高知錄文

祭趙知宗文

祭韓子師尚書文

祭潘叔度文

祭妻母翁安人文

祭中州處士李公文

祭鄭景元文

祭魏益之文

祭林伯和文

祭翁常之文

祭高永州文

祭陳同甫文

祭史太師文

祭陳君舉中書文

祭徐子宜侍郎文

祭趙幾道文

祭丘樞使文

祭令人文

祭厲約父文

祭劉公實侍郎文

祭周南仲文

祭黃尚書文

祭俞侍郎文

祭王君玉太博文

祭虞夫人文

祭徐靈淵文

祭戴詹事文

祭徐文子侍郎文

祭陳殿撰文

祭朱文昭文

祭周宗夷文

祭徐叔範文

祭陳益之待制文

祭林叔和文

祭王木叔秘監文

祭蔡行之尚書文

祭薛子舒文

祭何知院文

祭黃觀復文

祭宋廋父文

祭薛端明文

代祭梁夫人文

祭李叅政文

祭劉酌甫文

祭劉太學文

祭林大卿淑人文

祭林宜人文

祭內子令人文

代子祭令人文

祭子三郎文

卷之二十九

雜著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題潘彥庶羣書辨正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進故事

胡齧名說

守禦錄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題畫婆須密女

答高宗丞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題荆公詩後

題石月硯屏後

書龍川集後

題陳秀伯碑陰

趙汝駟為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戶版余

為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題二劉文集後

題張君所注佛書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藁

題朱晦庵帖

題陳止齋帖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題張溟雲谷雜記後

題蔡君進書後

題韓尚書帖

題端信師帖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和李叅政

題周子實所錄

王夫人畫象贊

題林秀才文集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溫州州學會拜

題拙齋詩稿

題唐誥書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贈薛子長

錢則甫字說

題王少卿家範

陳漫翁祭器述

題陳壽老文集後

題錢夫人碑陰

陳子淵等字說

水心文集卷之一

奏劄

上孝宗皇帝劄子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強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

爲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今日之率易苟且習聞卑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爲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僞楚僞齊撻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顏亮雖威脇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虢搖關輔得其要郡而

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爲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

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椿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爲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旣隳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幹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

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覩而已青城之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爲之包容垢耻恬受竒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旣和則絀損不較冊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賴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讐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虜弱旣已久矣陛下欲尚加回護陰俟他隙則

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
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
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
之所是旣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
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王和之致
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鎮則同議者皆是割
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
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徹守棄地開門納敵
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爲務

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况守
已撤矣地已棄矣和親成矣尚何實之可務何事
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爲竒謀
祕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
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
述性命而以功業爲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
夷夏爲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
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爲廢興若斷以獨志則
慮之不盡事難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

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筭張浚經略屢致奔潰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遍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勲績者乎今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爲閥閱以勾投朱墨爲詳

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一黥卒遽自負爲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爲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不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

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疎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爲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爲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筭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爲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爲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

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爲兵不以兵爲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爲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

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見
卒至六十萬羣校貴將廩祿無筭外虛州縣內困
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爲不
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爲患矣未有皇皇汲
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
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
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勘
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
抵經總制錢爲州之害月椿板帳爲縣之害而四

蜀折估青草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
爲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
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爲
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愆素
是人主宰相之任也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
時是百官羣有司之任也未嘗有以百官羣有司之
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
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守吏手能否莫辨
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事若

此况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奐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蹇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爲某官孰不堪爲某官孰宜爲小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爲可廢擇官則爲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蔭計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爲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耻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

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
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
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
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
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
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爲愧信臣未足承接
密旨而外庭或以見疎爲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
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爲者姑以美身甘食老身
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

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
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
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
之人維繫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
當報而爲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
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
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
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
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

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睿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羣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

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旣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讎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爲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爲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

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亶之廢亮之殞
幹魯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
待焉臣故以爲率易苟且習聞卑論緩歲月而誤
大事者也臣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
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願反
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
所以望於陛下也

上光宗皇帝劄子

臣恭惟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旬浹遽詔

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至正本
始之先務也臣不敢汎濫條奏苟應故常惟陛下
少留聽焉臣聞古之號爲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
治其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
鏤剔根柢不憚改爲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
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
因徇姑息隨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
用精神不應文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
已興已治之餘衰亂出焉况欲求其興且治乎所

謂當先明治國之意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
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并當讎耻之時則必
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
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賓服之時則必思兼
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尚而擇其術之所當出
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漢以
還可稱之君暨我本朝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其
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來葉何嘗有迷其
時而誤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言視今之時則其

時果當何尚而其術果當何擇歟豈以爲微弱而
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并讎耻而當思報復弊
壞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爲中國全盛而當思維持
保守夷狄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無乃當微弱
分裂讎耻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中國全盛夷狄
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幾
乎強大混并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
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繇前之時而處
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瀉雜醫不

能起疾禾莠雜種迄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
先明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
議論趨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
昧死願論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
之故何謂未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
之士未善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
今日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綱紀法度未善也何謂
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卽漢唐之興衰以攷見宣和
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

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
疎屬至與乞食之饑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
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盜竊
名字跨據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
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
羈縻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
中原遂爲左衽也國家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
造釁力取幽燕貪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鎮雖割
而其民未嘗願降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

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姦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建炎巡幸遠至温台從衛隆祐分適洪贛川陝處置自爲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兀术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爲豕突之勢莫之敢投然將士用命手尾鏖擊豫以退卻而兀术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宣和之末至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戡

復之勲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讎耻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柄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顏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躑一戰鼓聲所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豈敢謂其真送死乎然而胡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殞其首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

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愛虜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雖已亡號令雖已絕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之事勢雖有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隋之力爭藝祖太宗之無敵是也讎耻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勾踐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必

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奚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也不知為者之有時而不為者之無時矣縱其有時也與無奚別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意終於未明而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曷嘗不以任賢使

能爲急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曲折無不諉法習而行之吏胥所工士大夫媿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隅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尚卓犖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沉於卑賤老於巖穴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說無用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頹

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帥羣僚無充事之員舉躊躇嗟息而且以乏財爲患者何歟豈其旣以爲無用而可以抑遏又以爲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爲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爲無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

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富貧專繫其用兵之多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寬宜與文景比而今獨奈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歟試卽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爲歟某不可爲歟其不可爲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卽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爲歟某不可爲歟其不可爲者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爲者何事歟曰月椿板帳爾

總制上供爾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
以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
又折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
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
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盍先明
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
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
兵以宿師爲拙以聚屯爲病不敢別異於民而特
養之雖特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菽樵其食料

簡其民雖少而未嘗不勝者厲而使之也今之特
養者將兵禁兵廂兵世世坐食總其成數斯不少
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
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駐四處鑄兵買馬截
撥綱運貲力竭矣然而上下徊徨皆曰兵不可不
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歲遣賕貨空矣然
而內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
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朘削廩賜卒伍
窮餓怨嗟流聞議者又以爲就使用之終不可以
致其死命也不知旣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徒
養之者爲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必
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
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
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
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
財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
王制浸廢運漁鹽推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
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

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
淨利酒稅征摧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
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
大者經總制錢強立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著折
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
入旣若是出亦如之蓋常倉卒不繼相視無策遂
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知取錢之多
旣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憂不足歟今天下幸
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爲患也設更有事其

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歟夫昔者不敢盡
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而猶匱者
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
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
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
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
獨專也故必有所控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所
縱三代以上星分棊布悉爲諸侯其自居者千里
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

禦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鼎峙雖雄所
爭則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姦跋扈
致寇之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密
而亦不能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權變一總事機
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歟
嗚呼靖康之禍何爲遠夷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
臣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邊關莫禦而汴都摧破歟
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
爲國利而忘其讎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爲國害

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疎知空持而
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
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
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紀綱法度亦終於未
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軍國之利害不能
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宜於俗或事
不便於時臣固以爲無大於此六者矣然而當先
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
傷於末壞心蠹而枝披支離渙散而臣之議論無

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其目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攷古今不能盡其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良策不能操其決非豫覩成效不能待其久也陛下不以臣之愚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視今之時陛下以爲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讎耻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爲中

國全盛夷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陛下果斷改爲而已臣伏覩壽皇聖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未酬親授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以過焉陛下嚴祗寅畏足以膺受付托仁恕溫厚足以慰答僉望虚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

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
問津而已于犯旒宸無任恐懼

上寧宗皇帝劄子

嘉泰三年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爲驗昔
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順上天命最爲長久
召康公從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
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
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
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

媚庶人不以抗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諂
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
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爲
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
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
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
申繹卷阿之義爲陛下獻天啓明聖德意開廣志
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
可以馴致臣灾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嘆臣聞

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和如庖人之味焉
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
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
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爲累則非
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
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有
已惟明主能使其忘已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
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間新
舊人材復合遂爲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
望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已體國銘心旣往圖報
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
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
爲先後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
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媿於卷阿之詩陛下
財幸

劄子二

臣病苦餘日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符泉南今
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

慮臣採湖南士民之論以爲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輒不耐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賑糶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爲常俗其不耐小歉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相給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青黃未接食於常平者十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

而漕司爲一路通融有無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纔十之三四比湖北纔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屢減舊額總司按籍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漏底今漕司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交易使者與屬官聚議搏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比取乏諸郡小歉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捐貸爲

諸司之倡去歲祁陽蔣圜十借糧作過守令張皇一時駭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閔默而止臣以爲一司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辜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司所得屬郡財賦久失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得宜制定規有則可以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所作爲萬一水旱急難百姓指準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雖熟計不敢奏陳蓋初始旣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行無使貽害足以爲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不幸甚

劄子三

臣切以泉南素有樂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皆承平常賦過取殊少起輸以產錢定入橫費不多吏畏民不輕出令民愛吏思其遺化每示蠲放不知督迫郡計所入僅僅無餘比因更易頻仍通約歲終當欠四萬餘緡臣將去官百方補湊元交之

數極爲費力若更積累日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放不免復取一切之政旣行吏民交相恨望樂郡之名自此不可復得矣臣仔細考究乃有本州合得財賦逐年循習不加整會者二事其一南外宗子等請受錢準元降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應副一半今照嘉泰二年計支一十三萬餘貫而轉運司自淳熙十五年止應副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有名無實者其實每年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米價錢轉運司合撥一萬五千貫近

年只應副一半三項截日計虧少本州錢四十二萬二千餘貫其二本州遞年代爲宣信建昌邵武四郡發納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州軍却合應副本州衣絹紬等自減半之後通計五千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疎惡不堪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餘疋積欠紬價至五十九萬八千餘貫臣以爲此二事於一郡非小故也且轉運司以合應副之錢委之本州使自陪備以困民力其理豈得穩便况三州軍士上供銀本州

每年兩限起發不敢違欠銖兩而三州軍坐視不
還使本州自擘畫衣綿支散官兵於義安乎蓋轉
運司於本州爲所部官吏雖常伸懇不敢取必而
三州軍彼此列郡不相統臨坐視積欠遂至百餘
萬緡自應然爾自非守臣開析利害達於聖聰而
陛下惻然主張特發聖訓厥弊無繇可革欲乞睿
旨轉運司須管照元降指揮今後每歲應副本州
一半宗子米價等錢並令支實價不將有名無實
者搪拄充數以致欠折其三州軍上供銀并本州
衣絹今後並令各自措置所有以前積欠却與盡
行豁除如此則本州歲實可省三萬餘緡守臣更
加樽節以補不足庶幾已放者不至復取一切之
政亦未遽行樂郡之名可以不失仰稱陛下加惠
泉民之意

上寧宗皇帝劄子

開禧二年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强者興今陛下
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者蓋欲
改弱以就強矣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切謂必先

審知今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
行實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爲強非有難也臣將
博陳極論而事濶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
丹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挺鬪而天祚無
戰不北遂至於亾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
分功者然終不得一逞而盧溝之役累世軍實皆
殲焉何至此哉又况西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
聲搖汴都諸將提偏師俘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
扈衛艱難誅剪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

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
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然則宣和
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
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
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
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
於順昌拓臯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亮兇狂自殞
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
和而猶不失爲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

敢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
改弱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爲問罪驟興之
舉作東南幸安之氣而摧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
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懼不
宜一卻而不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
或謂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怵輕勇試進
之計用麤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
和之所不能爲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
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

德變弱爲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劄子二

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
紹興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
突無常勢不暇及旣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
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
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旣能徃彼必能來是
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
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徃者未

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矣
本朝外攘豈願內擾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
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擁
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扞
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
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爲命
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
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陲無獨全者
臣慮其間紘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陣進戰退

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
宜曉夕用心事事警策件件理會若其人未當則
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
可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
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
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
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
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繇積安之久
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疎昔宇文粹中論京

城守具白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况兩陣
決機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
自効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
四方之才隨其小大宜付一職使之觀事揆策以
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捨燕安而樂麤澁易脆腐
而爲堅強勁虜在前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
強實政之三也至於朝廷之上封域之內綱紀法
度號令賞罰黜虛從實條目至煩然總先是三者
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取進止

劄子三

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
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旣多經費困
乏寧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
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歛不及
民熙豐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爲轉
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
茶鹽法括地寶走商賈所得千五萬內窮奢侈外
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

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與自是以
未羽檄交警增取之目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
以八千萬緡爲類焉多財本以富國財旣多而國
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旣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
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多少爲拘近者國用置
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但見立式太細鈎按
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以爲不然何者名
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此詔書也
兩浙鹽丁旣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至於復取乎
叅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
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
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爲蠹國審矣今
經總制月輸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
重趨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
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展轉科折民旣窮極
而州縣亦不可爲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况
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陛下特詔大臣使國
用司詳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

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
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陛下修
實政於上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浹善頌流聞
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改弱
以就強孰大於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陛下不以
臣爲愚且迂敢不自竭而詳陳焉取進止

水心文集卷之一 終

水心文集卷之二

狀表

安集兩淮申省狀

右逐一開具在前外然其間利害曲折亦復不少
某竊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
廬和揚凡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生者幾二十萬
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
今所團結卽其保聚下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申
大約已十餘萬家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

殫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爲虜驅掠而去者散爲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就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壘壁百里之國

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而漢以後裂爲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爲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戎爲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捍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僭散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其昨於國家官度規恢之初以爲未須便做且當於邊淮先募

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是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

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爲驗也決矣爲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捍江面使淮人不遁則虜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強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

會指揮施行

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塢狀

某昨蒙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卽嘗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田之常論開衍之乎故某遽急且於江

北創立三堡先作一層今三堡旣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率萬一虜騎今秋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略也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

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椿開
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
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未
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况某晚進末學何所能爲
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椿之類
去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
寂無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
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
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

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
渡之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
百人某始歎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
江流有船鹿角暗椿數重並設溝塹深闊不可越
踰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
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木輩未嘗不
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
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
十數往返取其俘馘繫纍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

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繇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
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
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
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
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
大功宣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
州竟閔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
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
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

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
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為主今岸渡繁會自成
市井若萬一有警乞從朝廷卽令各堡增募一千
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幫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
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并於防江
效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
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
千人各堡通為四千五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
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厚幫請給

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成於防
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下三
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責其
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進戰乎何者虜在北岸共長
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旣
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
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
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
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

負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旣成虜縱在
江北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
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
利捷疾尤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
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死鬪者其勢難今堡塢旣
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
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
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
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

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遜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迎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所謂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而免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就於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來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

因其險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零棗祇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濱於流離死亡也哉某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某羸證旣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

事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
智謀之士前來建康糾剔某妄作疎漏之失攷尋
前史規畫縝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
祈叩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
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策謹隨
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
次對之職爲選甚高曩玷留都雖嘗假寵退甘窮
巷固已黜幽恍歲月之屢遷何夢寐之敢及七十

旣至一再控陳但得歸休便爲止足豈意矜憐枯
瘁委曲陶鎔特畀新除復還舊物然而竊尋故實
兼考前文惟必諧告老則或容賦祿以示恩今猶
使奉祠則安得因閑而冒受夙夜自揆震驚靡遑
伏乞俯諒微誠特賜敷奏寢免華文閣待制恩命
只以本官依舊宮觀不越常分庶幾少安無任跼
踖俟命之至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

平宮狀

聞命殊常省躬震越蓋臣子年耄而食貧上所矜
閔則爲之改祠賦祿所以示恩也至於超進職名
寵光榮耀將以爲勸則非德進而業廣不在茲選
某頽齡暮景貧病交迫伏蒙至仁曲加憐念特昇
祠官所宜祇服恩私俯僂拜受無敢後矣恭惟先
帝大訓華閣祕藏學士寓直最爲清近而某志行
凋落問學空殫性與年徂材隨老盡儻若貪榮冒
處不知自引是彰聖朝濫予之過而非所以爲勸
也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令某止仍舊職寅奉新祠
所有寶謨閣直學士恩命乞賜寢免不勝俟命之
至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
惟私意之是徇而忘君父之爲不可欺者也臣竊
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
急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
誼居官所至有績因深惡不敢仕陛下差熹江西
提刑使之奏事熹趨趨辭避終未敢前准旣罷去

陛下趣熹入對用爲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稱慶忽爲栗誣奏逐去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爲栗何故至此得非熹果有事外人不
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陛下也暨栗劾奏熹文字傳播中外臣始得以始末叅驗然後知其言熹
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遠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
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熹敢自稱私計非便只欲回

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旣受除郎官省劄卽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牀遂申尚書省乞給假俟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不肯供職者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緣長貳不合收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旣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遍謁宰執臺諫卽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難

兼郎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慚德所有印記無所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且臣聞熹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日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疾痛復劇旣申尚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旣未供職豈可受乎熹已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粟鐫諭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以前印

記合是何官收掌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粟謂熹不受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粟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歟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以

勸人爲忠爲孝者乃所以爲人材計爲國家計也
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爲師之禁
今粟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罪而又謂非
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又非其實也粟又言熹欲
索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爲作偽
有不可掩夫粟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
之所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
十一日再爲江西提刑粟之劾熹當在初九初十
爾相去隔日之間而粟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粟

急於誣熹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粟又言陛下
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
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
大宗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
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
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縣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
館學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兼
權豈得謂其當遷郎哉差除之際那換闕次移衡
用熹熹何德焉是又粟急於誣熹之罪組織其言

語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旣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並且停罷臣聞唐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於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尊國體也今熹得爲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劾之且兼有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叅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不力辯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麤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已愆相爲鉤距使不能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菜事魔影迹犯

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陛下彰善黜惡封殖人才以爲子孫無窮之命者其損不細矣栗爲侍從就其蹇淺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示信於下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游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見栗恥不得與廟號之議遂爲樂堯之說而人知其橫怒詳定所人吏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况我匪風聞古有常守今又苟恣一身之狼

愎不畏君父之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顯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用心察其旨趣舉動如此欲以何爲誠不可不預防不可不早辯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至長未獲究竟方齋心滌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衷今以郎官去畱何至上封事澆澆徒溷宸慮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醜莫敢明辯積在厲階將害大體爾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旣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是摧折暴橫

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效忠思報之至于冒宸嚴伏地待罪

淮西論鐵錢五事狀

臣竊見近歲私鑄鐵錢散漫江淮公私受弊人情搖動其事多端幸蒙朝廷不惜厚費特與收換始得寧貼臣昨在蘄州日見利害詢採吏民頗爲親切今暫領兼司所當隨時補緝務使淮人迄臻安靜謹具奏聞其事有五一日開民間行使之路二曰責州縣關防之要三曰審朝廷稱提之政四曰

謹諸監鑄造之法五曰詳冶司廢置之宜何謂開民間行使之路始初鐵錢不分官私民間不辨好惡得錢便使自禁私錢百姓懲創賣買交關文文揀擇或將官錢指爲私錢不肯收受或只要一色樣錢謂如舒蘄人各只使本監字號錢之類或只要新鑄官錢且免揀擇民旅持錢買物一貫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穀他物自相酬準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緣此行用艱難物貨稀少朝廷禁斷私錢本要流通官錢若官錢方更疑惑豈得穩便

臣近以乾道同安斬春大冶宿松漢陽定城新舊諸樣官錢釘板印榜曉諭民間令其從便行使亦立私錢樣令揀選不用令各州簽廳官委諸縣釘樣於都保又別差官親至村落委曲勸諭欲其耳目接熟用錢不疑須待官錢流通物價復舊方見禁斷私錢之利在臣本路已逐一如此施行其淮東湖北臣目所不見未知如何近因還司過蘄口鎮鎮民詣臣稱揚真秦州凡紹興熙元年二年蘄春監所鑄錢皆嫌麤惡揀退不使臣尋令拆辯揀

擇其字文模糊尤甚十居二三見已關會諸處別議措置然則揀擇用錢人情不甚相遠兼既有新舊諸錢并私錢色樣不一曾經揀換錢文牴牾若不於行使地分明加告報終恐向後用者疑惑臣不敢作冶司發往兩路州郡欲乞自朝廷降樣行下永遠照使要令村落僻遠認識不疑民旅交易流通無礙如此則既擾之精神可以收回人亦知收換之實利矣何謂貴州縣關防之要兩路先後立限收換私錢淮東多而淮西少雖緣禁有遲速

之故然積累數年委有許多私錢別無歸着其當與收換則一爾今已於限內申報盡絕而舊色私錢尚頗散在民間或限內齎赴不及出限不可投換或貫百少可無力投換或富人收藏意圖他時禁弛復得行用既各盡絕難卹其餘然市錢用之中常有夾帶所幸民間識認擇出不要其新鑄私錢間有三兩文到市上者姦民窺伺豈肯遽已自禁戢以來號令紛紛爭爲嚴峻或令五家結甲或令旬申有無私鑄巡尉以捕捉入銜敗獲治經繇

透漏沿流常要

巡緝

津渡皆須搜邏吏人甘伏決配

官員當俟朝典臣檢照舊事及不任承準申明雖皆已遵守覺察然終未得關防之要必行則誣告羅織獄訟繁興泛行則便同文具姦宄仍在臣近令各州簽廳官責屬內廂巡地分都保等處專一禁止行使私錢之家旬具委無行使私錢結罪類申本司只此一令不必繁多但要行之堅久私錢無用私鑄自息此雖治司職事亦但可施之本路欲乞朝廷指揮於行使鐵錢州郡除照官錢色樣

從便流通行使外並要本州月具更無行使私錢
文狀結罪申尚書省蓋欲必無私鑄其說難信欲
必不使私錢其事易遵况經收換朝廷爲民之意
已足如有違戾懲治大吏一人自然震聳用命如
此則令簡而可行實而可久矣何謂審朝廷稱提
之政始作鐵錢非要添此一項泉幣蓋專以絕銅
錢滲漏之患爾銅錢過江北既有鐵錢以易之矣
鐵錢過江南亦必有銅錢易之可也今爲銅錢地
而不爲鐵錢地事不均平豈行法以來偶未之思

歟故江北自行鐵錢之後金銀官會無不高貴富
商大賈財本隔礙而淮旁之民只是往來兩岸洲
夾之內銅錢異用風波滯留便已盤費消折安居
雖久仍舊凋疎淮人歎息以爲朝廷緣銅錢之故
致令江北不得自在空懷抑鬱無與上聞近戶部
建明權作兩淮交子百萬通行沿江州郡仍許入
納淮人若驟得此數行用稍廣目前利益但臣採
其土俗之論以爲月日稍久流轉不行必有減落
百陌之憂將爲店鋪停塌之利若要稱提得所義

理均平當使鐵錢之過江南亦如銅錢之過江北
皆有兌換之處兩無廢棄之虞於江南沿江州郡
以銅錢會子中半或一分銅錢二分会子直行兌
換鐵錢計其所收或科撥付總領所或偏換銅錢
則可以減諸監歲鑄之額或付兩淮和糶椿積馬
料修城則更不支降交會亦於朝廷初無所失淮
久知鐵錢過江有兌換之處自加貴重商旅之在
淮南者亦不敢輕賤鐵錢則金銀官會及其他物
貨自當低小如此稱提雖行鐵錢可以經久無弊

若恐鐵錢過江兌換者多自合量宜樽節但要存
此發泄一路而已何謂謹諸監鑄造之法臣切諍
興監以來所鑄鐵錢其輕重厚薄精麤大小略爲
相等就中淳熙七八九年中間蘄春監所鑄字畫
精細輪郭堅明比於諸錢又爲精好十五六年以
至紹熙元二則頓成麤惡習久生弊勢亦宜然昨
鐵冶司急欲取勝盜鑄者遂翻新樣四季別爲字
文舊重四斤十二兩今增爲五斤八兩新錢比舊
大幾一輪臣竊以錢文宜一輕重大小宜均則民

聽不疑行用不惑季別一様自鑄工不能記憶民間何繇辯認而又新錢特大形迹舊錢常人之情喜新厭舊所以有只要新錢之說豈可舊錢遂成無用又特大者自爲貫辨則可行使分開互用串聯不合巨細視之新錢刻畫麤大其實不如舊錢用鐵雖多錢體不重但加比驗自可分明兼照自淳熙七年至紹熙二年上半年同春兩監通鑄過四百餘萬貫七年之前及他監所鑄又未有數目前公私行用官中自應保護舊錢其新錢但當鈐

束監匠盡工鑄造深鑿末年之弊必如初鑄之精而已若徒翻様增鐵以自別異深所未可故湖廣總所近有申請以新舊官錢不同未敢通用正謂此也臣已行下諸監只以蕪春監淳熙七八九年錢樣爲準務令精好更不添兩數及四季翻様欲乞更賜聖裁庶幾民聽不疑新舊一等何謂詳冶司廢置之宜臣竊以臣僚初議專置鐵冶一司是時私鑄熾盛鐵錢流入浙西內地駭愕專官講求誠合權道乃其方略禁姦摧遏鋒銳雖傷猛驟亦

中事機今觀冶司陳請三十餘事皆已施行矣然終是論建太廣行移東濕至使諸司乖戾州郡掣肘人心驚疑異論蜂起自有各路監司任責指揮人情少安方敢向前措置此臣所親見也事變之來動以靜勝不在張皇其後冶司亦自畏縮雖已得旨者多不果用且如舒蘄兩監鼓鑄之政舊責守臣其增造減工糙惡生弊走弄文曆支用自繇當職官吏固宜黜罰爲冶司者但當督察稽考總其大柄而已取而自鑄遂致怨咨以爲破壞兩州

事起倉猝至於碎置幹官檢踏創造廨宇營房列屬徒多控制州郡况鐵炭中賣處處增足非比銅坑苗脉須要尋求坐食端閑冗仗無用以臣所見私錢旣蒙朝廷收換若民間照樣行使則官錢流通州郡嚴禁夾帶則私鑄止絕鑄造並遵舊法而新舊錢不疑稱提出於均平而江南北如一逐路自有監司任責則提點江淮湖北空令取會迂回更乞聖慈與宰執商量數月之間合與未合結局協於權制不爲贅疣塞希恩僥倖之門杜貪功紛

亂之意靜治不擾淮人自安臣謬蒙恩選委所有
愚慮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日下 蘄州到任謝表

始從參幕無晷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錄對寵靈
而甚願誤寄委以知難中謝伏念臣頃隸太常承
乏博士方壽皇襲行舜禹之舊當陛下祇見祖宗
之初頗預討論嘗叨奉引何幸清明之上獲綴末
班乃緣貧悴之餘自求外補遠役忽棲於故楚浮
家幾遍於長川恭惟駕馭豪傑之時兼有收挽孤

寒之道遂令試郡課以治民江黃之間山澤相雜
素號僻左本極貧虛屬因淮南行鐵以來暨乎蘄
口置監而後陰仰官鑪之羨不勝偽冶之煩浸用
驕奢無復繩矩所以檢覈增鑄禁絕私錢畏兩文
銷折之多市井至於晝閉取十年工本之數軍庫
爲之頓空解紛既難任責良重將欲布宣國家拊
循之德奉行監司督察之威稍安人情麤給經費
懼非辱拙所克堪勝茲益伏遇皇帝陛下詳於使
臣察於知遠簡擢疎賤卽爲守望之親磨厲鈍頑

收其敏達之効輯和邊面培壯本根臣敢不因時
所宜以靜爲福日計不足雖無毫髮之功心力未
窮尚答乾坤之造

除淮西提舉謝表

素抱迂愚自投閑散責之禦守試事淺而未酬就
俾按行忝命優而難稱中謝伏以久令一使兼總
三臺屬昔荒殘在權宜而當省於今墾闢蓋吏道
之滋繁重以鐵冶之司旁制江湖之遠適幣泉淆
雜之過幸朝廷收換之恩而錢之官私尚難辯其

真僞鑄有新舊致徒分於愛憎人心交疑物貨浸
少茲爲大慮所貴周防譬之琴瑟旣解而更張然
膠柱之譏猶在如彼馬牛不安於乘服則駭輿之
患當思臣暫領蘄陽未彰善效弗諳淮土早動鄉
情敢以章句之諸生輒叨金穀之劇選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順時除弊因事討論不惜厚費以解註
誤之窮愁不變本謀以消姦非之階禍臣祇承德
意遵用寬慈察部之條視身爲律倘刑罰可損而
事以底定則威靈所被而民用適寧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既筦錢米又知甲兵本乞漫游更叨煩委中謝伏
念序遷學校固慚課業之荒唐內迫家門重困食
用之寡薄一貧殆不可忍屢請期於必從然而辭
尊居卑陳力就列視古爲訓於退則宜今乃升寄
卿班示厥號名之寵預聞軍政制其財賦之權猥
用榮章被之弱質若夫此地爰自積年務場壞而
經常之錙大虧綱運弊而濕惡之糧亦匱口累日
重者近憂而已兵民俱困則遠患若何況於繇細
入麤以輕馭重忽當警急無異承平國其選擇而
使能臣姑冒昧而就祿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勤勞
初載謹審外防謂臣麤讀古書合更時務因其欲
歛藏湖海之上且復令周旋戎馬之間臣敢不事
貴經通身先損節必吝出納是爲有司之常苟逃
曠瘼終返腐儒之舊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

昭示眷留未卽野人之賤寵還舊職復參近侍之
榮姓名已沒於朽陳命賜忽超於新特伏念臣資

朴疎信已之學乏進趣合變之能昨一內忝論思
浸成違忤暨乎外專屏翰又負憂虞迄無顯効於
盛時固合冥心於暮齒若乃羸扶短策緩駕卑車
追憶悔尤濫軒裳之非據自嗟衰老耄指林壑以言
歸惟賴天度并涵皇明隱燭獲從容而善退保優
佚之令終至於躑躅往愆寂寥久廢因茲告請遂
曲軫於深慈悉與蕩除俾再通於禁籍尚糜素廩
仍躡真游爲幸則然非願敢及此蓋恭遇皇帝陛
下躬秉上德化幾泰和馭臣以貴爲初美俗在寬
之用哀憐末路蓋欲補其前修矜恤老窮不忍失
其故步竊仰鴻施有如神功臣身未殞而年徂志
空存而力盡雖曰愈重受恩之地然而莫知報國
之方顛越是期兢慚罔措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

宮表

帝典近而易遵皇居親而愈切超踰次對啓沃前
旒顧慚衰邁之蹤難副知憐之厚宓以鑒觀治忽
審擇後先大化所覃右文爲盛藏奎圖之府建自

太宗直學士之官置從景德逮茲列聖並煥鴻名
分命諸儒遞升華序博達今古從容規諷之間先
識幾微補報職業之外臣力耕朽壤勤鑿枯泉空
有胼手胝足之勞曾無曝背食芹之獻或進陪於
閣職復嚴奉於仙靈淺陋則多潤色奚賴此蓋恭
遇皇帝陛下同天造化與世範圍萬物覩聖而作
新一毫皆上所成就存留宿舊閔惜餘殘非必選
賢示將假寵臣敢不寅恭異數夕惕茂恩待滿今
祠終償晚歲乞身之願試尋末學少殫平生致主
之忠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冒選擇於久閑之日厚矣曷酬拜恩除於尚病之
時羸而難任陳情未察恭命勉行中謝伏念臣思
過特深自量尤審一昨賜歸於窮舍卽甘息望於
榮塗惟君父之矜憐不衰與朝廷之記錄常在甫
頒祠廩遽錫州麾雖許控辭終蒙注意遂出重湖
之節假以灌輸之權示欲必行嚴爲期會臣子供
奔走之職何敢屢違穹蒼垂覆蓋之私所宜仰戴

載馳裨暑綿涉修程旣達置司奉將隆指然念臣
災屯合聚痾恙侵凌形質至於變移心慮從而昏
奪累年沉痼衆藥備嘗曾微除愈之期僅有蘇醒
之覺故人玩於存省惑疑無他醫工莫知主名可
謂異疾今有事任於一路不爲少非展布其四體
無以堪若姑以疲憊臨之則何但鹵莽而已更虞
闕敗上累生成此益伏遇皇帝陛下法帝堯之知
人致文王之多士考於已試寧使勿欺採其舊聞
責以來效故令廢惰玷此光華臣敢不銷虛威以
周下情立實信以觀遠俗視殘軀之可力傾盡而
爲儻宿疾之或平糜捐以報

除祕閣修撰謝表

諭疾丐歸將待休於一壑疏恩寓職乃增重於三
湘衆之所榮臣以爲忝中謝竊以典修中祕肇自
政和必須資歷之多號稱館閣之舊屬厭時望積
累外庸不虛論撰之名始副掄除之實伏思臣者
素謂畸人雖早汙於清班亦濫塵於煩使施已深
而未報福遽過以挺災坐閱寒涼再徂歲閏及此

扶行而問俗幾成尸素以具官惘惘於簿書之程
區區乎醫藥之事空抱膏肓之苦莫克砭磨迄何
毫髮之勞可當褒序飾朽株以丹青之美登醜石
於珪瓚之叢凜然無堪躡是異數此益伏遇皇帝
陛下至公衡聽兼愛曲成憐其拙疎若在所取不
緣孤外而有遐遺使之託身文字之林掛名奎壁
之次煥矣賁賚燁其寵章臣末路幸逢矢心銘激
悵沉痾之縈薄未測頽齡恐綿力之支離弗酬大
造

除工部侍郎謝表

未散沉憂徒抱不天之恨迄緣終制冒參掌土之
聯再竊身榮永辜親養中謝伏念臣昨承君命而
趨走遽罹家禍之悲傷當其冥迷仍復顧省雖云
順變驚日月之不留強使復常恍形神之非昔記
憐俯逮命召趨行賜先見於延和歸舊班於起部
沐浴膏澤之美殆異餘人生施枯槁之恩有愈造
物而臣摧殘故步損耗宿心豈無激昂之思滋甚
衰遲之迫鎡稱銖失難課近功一憶十忘何禪末

九心文集 卷二 三六
誼但積徊徨之媿莫知退避之方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龍德顯行乾剛獨運茲而求助添以圖終拔
臣寡特之中冀銷迎附察臣憂患之後多自創懲
回視此生之幾何常懼移忠而靡及滄溟善下或
堪涓勺之輸穹昊蓋高尚謁公微之告

除吏部侍郎謝表

甫越兼旬遽移冠部畀之華劇增以事權中謝伏
念臣素弱而不能自強無材而願出人下乃欲安
分匪云執謙胥疏退情之中功名絕紀蹇產病昏
之後意樂全銷天許會逢上命親近從冬卿而陪
獻納考地貢而修虞衡外耀恩榮內藏拙守於臣
何所不足愧臣無以仰承今也超六聯之清高司
右列之銓序効職旣重責成必深用名已浮計實
安有耳目睹記夙宵隱憂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有
拔士之志明以好賢爲大德馭下極稱亭之審待
臣循理分之宜位著所嚴等威自辨臣蕭然二簋
不勝禮樂之陳眇矣一金豈在範鎔之列雖勵平
凡之操曷酬卓異之知

水心文集 卷二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內參從橐之華外付帥垣之重蓋人以爲寵而臣之所憂中謝伏以行宮蒙高宗臨御之頻建業爲六朝都邑之舊感時雖遠撫事尚存義執仇讐安得不居今而思古慮先根本則豈容忘實而徇名藩墻初銳於掃除堂奧遽煩於備警江流回繞遂將數里而屯民力空殫必也計丁而役募市人至萬數閱水艦且千餘欲以歲年之規責於餉月之近自憐憂患復苦病昏忽被趣行罔知攸構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文訓武克天施地生觀衣袂濡曳之交所宜戒懼誦桑土綢繆之句尤在恩勤臣敢不怵惕以預防拊循而夙具視身衰謝已無欲速之心憑國威靈願附不爭之勝

代薛端明上遺表

臣聞不可移者有生之定數不能泯者將死之遺忠尚忍須臾願殫惓惓中謝伏念臣奮身孤遠逢世熙平孝宗聖德愈新超居諫職陛下大明始照擢忝從官荏苒歲年驅馳中外諭上指於師漕未

和之際宣國威於漢虜既隙之餘書殿陞華政途
竊寵深慚非據不敢冒當迄荷隆慈許從晚退巖
棲穴處未嘗不戴於堯天氣盡形銷無復再瞻於
舜日入冥已迫戀闕空多伏望皇帝陛下法泰道
之裁成體乾行之變化灼見物則不失義理之中
審知治原常以仁恕爲本永膺大寶益邁昌圖

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皇

太子牋

於禮有稽宜併今祠而賜免以恩未聽反叨舊次

而重居猥以凋殘蒙茲化育伏念某不能則止既
老當休已積處於退閑更求全於晚末故官何在
初無昨夢之尋陳迹都忘杳若歸雲之靜至迺興
憐遐遠回念沉淪因再請之至誠煥一綸之新渥
涇舟詠雅猶存飛躍之餘舜閣垂文復紀賡歌之
盛稀闕喧於里社疑信雜於友朋血氣旣衰雖云
在得日月其逝終將奚爲恭遇皇太子殿下惟德
而譽時髦秉道而參國命內稟密訓備諳多士之
長外穆周行靡失一夫之用以其昔忝班列之久

不使驟從農圃之游某敢不勉竭頽年溫理幼學
庖廩有繼莫酬素食之譏扈衛無功益媿榮名之
忝

受玉寶賀表

恭覩詔書元正日受玉寶者天運重來國寶再得
感深昔念喜甚今逢中謝恭以聖宋一道相承九
有率俾琢珣信璽膺受隆圖西祀東封借曰著神
休於炳炳繼志述事于以見孝德之兢兢變或隱
而難防理無往而不復竊何止於陽虎獲廼自於

蒙人憬彼遠夷慕仁風而願獻特因方鎮轉誠意
以上通兼陳樣冊之文益彰篆籀之實以至初秦
永昌之刻我家備物之珍殆無或遺靡不具在亶
明德而密護迄假手以回還皇帝陛下師古以治
身奉先而纘服何食息不存於祖業曾斯須敢怠
於孫謀宜上穹之鑒臨挈東州而歸附敬致邦符
之舊光昭帝命之新羣辟會同有司敷進江淮延
頸望基本之常安關洛傾心想恩榮之遍及

受玉寶賀牋

九心文集 卷二
副禕是御洪惟內治之彰明玉寶來歸信矣外戎
之助順慰滿民望契合天心中謝恭惟皇后殿下
德靜而方仁潤以澤綬黃赤以受璽文與帝同服
澣濯以儉躬志先婦道宜致家邦之慶聿觀符瑞
之還喜協宸衷薦孚郊廟臣欣逢盛典陪阻近班
趙璧金回無復間行而衣褐魯寶再得尚堪泚筆
以書經

申省乞致仕狀

某伏自帖念初無藝能濫塵科目往備使令之偶
乏猥超涯分而已多効職茂聞捫心內愧今旣七
十餘景不長素有氣疾眩暈拘迫近尤畏寒澁縮
慘懍咳嗽隨聲涕淚交下倦憊屢月瘦悴羸殘視
蔭將息固無久存之理伏乞矜憐特賜敷奏許令
致仕儻或垂逝之年猶保可全之節異以歌詠太
平之樂仰酬君父難報之恩不勝感激俟命之至

再申省狀

某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者上恩隆而未許誠不
計其歲年下情迫以再干敢自違於經律伏念某

少而怯懦長益病昏方當壯盛之時已無血氣之
勇論建常慚於迂闊事功奚有於毫分况今老至
而衰心意銷索目視耳聽皆曠眊之餘手拘足攣
非奔走之具惟欲乞身暮景得謝明朝麤希知足
之風不爲學者之愧伏乞俯加矜惻特賜奏聞許
令就今年致仕漁樵故物復還山澤之臞耕鑿遺
民永被乾坤之造不勝銜荷激切俟命之至

水心文集卷之三

奏議

法度總論一

欲自爲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論者曰古
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爲說亦確而切
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
建國立家下之情僞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
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
擯古於今絕今於古且使爲國者無所斟酌無所

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
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於此願陛下深思之蓋
陛下之欲自爲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
聽其已然而不加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
可謂之自爲其國苟爲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
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
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於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
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疎矣故臣所謂有
獻於此請陛下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夫觀古人

之所以爲國非必遽倣之也故觀衆器者爲良匠
觀衆病者爲良醫盡觀而後自爲之故無尼古之
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之爲國具在方冊而已其
觀之弗難也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數策畫不終
朝食而古人爲國之大槩森然見於目中矣陛下
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待食頃而
所以自爲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夫以封
建爲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爲天下者秦漢
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

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為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為郡縣而後霸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考察緩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

行其一縣賞罰自明予奪自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霸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霸之未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復而已若將得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惴惴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為國者雖各繫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祚之長短然陛下即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然則今

世之法度其害之者重大而難去深遠而難知矣
視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
數千里舉而自爲以復祖宗之舊雪百年之恥無
不可者矣

法度總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
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
爲得何也蓋必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
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爲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

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之壞亂廢湯禹之治
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
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爲國家之意而
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爲功且
東漢之末四方分割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
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羣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
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
北角立遞興遞滅及其崛然自見者猶皆自有爲
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心人存政舉隨其

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蠶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漢之失為興唐不以懲隋之亡為強夫興亡治亂各有常勢欲興者繇興之塗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久矣然考其所以禍敗亦何以遠過於秦漢晉隋之亡蓋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已若此矣而本朝所以立國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

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為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為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遂揭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之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紊失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况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為禍難之餘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日然觀朝廷之

法制士大夫之議論隄防扁鐻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爲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挺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惻怛寬平麤得古人之意而文具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繇請和仇讐而不激其憤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爲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爲疎昔之細者今爲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總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

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
經久常行不可改變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為法度
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為利而資格為用人之害銓
選以考任為利而考任為銓選之害薦舉以關陞
改官為利而關陞改官為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
有數害自員郎致仕即得蔭補為一害太中大夫
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為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
窮為一害今者汰其謬濫限其員數又為一害科
舉亦有數害取人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

之為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而為士使之知義今
者化天下之人而為士盡以入官為一害解額一
定多者冒濫少者陸沉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
之法又自壞之為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
錫之既不擇賢又不信藝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
才敗壞又為一害夫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
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
學校之法為害制舉所以求卓越方聞之士而責
之於記誦取之以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

科之法爲害博學宏詞昔以罷詞賦而進人於應用之文耳美官要職遂爲捷徑一居是選莫可退解而宏詞之法爲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爲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役法爲害昔之勅律總核萬事朝廷隨時制宜定爲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爲害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今也禁切監司之法又甚於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爲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爲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吏胥爲害又因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爲害行保甲則保甲爲害行方田則方田爲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爲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爲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爲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爲是必不可求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

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於法度之利二百年
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
其所終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臣願陛下揭其條
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昭
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兩漢及唐之盛
世可必致也

資格

請言資格爲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
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

以來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
次而後至於卿相如遠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
以來遠矣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
不能得資格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
人皆棄賢而爲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
因今之法而少變之也夫計日月累資考雖堯舜
三代則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才有德
之人何者賢才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稱此人可也
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

苦其弊守相列侯爲九卿九卿爲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儔非其不爲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才不拘擥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可別故以此限之耳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藝祖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拔間得魁磊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寇準欲出意取天下士而上下羣攻之故李沆王旦

在真宗時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司馬光呂公著在哲宗時數人以謹守資格爲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厚蔡京王黼秦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繇五人之所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爲諱雖然資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稱治何也蓋能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高下之序彼其號爲德度智略足以居大

位者亦已素許之矣特欲其履歷以實之而已矣
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為卿相至其久也
亦卒為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
無有流品無有賢否繇出身而關陞繇關陞而改
官知縣繇改官知縣而為四轄六院繇四轄六院
而為察官繇察官而為卿監繇卿監而為侍從繇
侍從而為執政大臣或繇知州監司而為郎繇郎
而為卿監侍從執政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
已矣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

不薦士宰執不舉賢執資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
矣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詢之以謀彼安所從知乎
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本朝廢資格而用人
無若王安石章厚蔡京王黼秦檜之為相守資格
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
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
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故臣欲陛下審乎資格之
實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通號召收拾以
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

甚難人主之得才也亦甚難母天闕摧折之使至於盡蓋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磨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

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諱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不待刑法而自畏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

之命繇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
風俗不於此乎求厚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將安
所取之奈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塵
坳蠹折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
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
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
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噤舌拱手四
顧吏胥以問其所嘗知之法今吏胥上下其手以
視之其人亦抗然自卞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
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
爲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叙天下何忍襲數
百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
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
而治功安從見哉况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
意猶有可考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
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
怨曰謗曰動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
其上而疑壞治道於將興之時者也陛下深考昔

人之已行毅然不惑於眾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則無怪銓選為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位而銓選亦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者不虛設矣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為善法矣而今乃為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員郎此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官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吾不徒與以賢能而與賢能不自知以薦而知乎然則朝廷歲與人以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大吏歲舉人以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人之得關陞改官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

信其舉人者舉人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
自信必曰是皆不可知而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
不得不出於此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則
不得不聽其如此然則是上下相與爲市均付於
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
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下之人知之上之人亦
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體以求
之僕隸賤人之所恥而不恥也此豈復有其中之
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抗顏莊色以居
之彼其下者又爲卑身屈體之狀以進焉彼亦安
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此舉人陛下
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夫其始則
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守而不思變且京
朝官者已爲天下之所貴而朝廷亦自貴之矣不
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朝廷無不可爲
而計今或未之能也今合多而考累而任使其積
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京
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

以今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乎士之稍自重者
 知有常途之可繇而不汲汲焉為是卑身屈體以
 求之則僕隸賤人之所恥者亦或知恥矣其舉人
 者不困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
 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
 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
 吏或以舉其才則朝廷信而用之拔於常調此薦
 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請而
 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
 此而不為之遂為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

任子

何謂自員郎致仕即得蔭補為一害人臣以子任
 官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
 朝廷錄功紀舊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
 率十餘年而至員郎繇常調入仕不過佐郡而止
 其功業未有以異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為是庸庸
 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為之邪且又其仕而
 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

員郎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
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恩不稱也

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
京官者朝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
用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今闕遠而待之者多入
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憂患公私愆犯
有終身不得者或一人特與改官上下相目以爲
異事今至使其爲太中大夫待制者卽以京官任
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耶豈爲侍從大臣之
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
大夫者歟重之則其法窮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
濫而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

何謂一人入仕世官無窮爲一害古者裂地分茅
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疇祖宗垂
後裔也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
所至苟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爲恩則濫以爲法則
弊以爲義則悖且朝廷不尚賢而尚貴朱紫混然
夷跣雜處崇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

貴仕者在其元身則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宦不知藝極驕侈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賢者何以勸焉

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員數爲一害且朝廷向之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爲是無窮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員數則亦不可夫爲上者使其下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得吝不然與其一而棄其一曰此在吾限員之外耳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蔽而人紀隳矣故員郎非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者此者可復勿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爲朝廷之所貴奈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弟以命之所與員郎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考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爲之正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員數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材

品卓然可以爲家國用則於此官使之而昔之法
煩前衝後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蓋昔之所謂俊又
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
於世今之所以取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輒爲
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俯
首誦習謂之黃冊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
之所賁者乃人之所輕且夫世之所重者豈必知
重其人哉亦或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
卜其內今其可稱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
反得之然則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繇此塗
出豈有始於爲人之所輕而終也乃足爲國家之
所重者乎

何謂化天下之人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使天下
有羨於爲士而無羨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鬼豎
之詩所以作也蓋羨於爲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
爵而賞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歆慕者而不足

以動其自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然則盡有此心而廉隅之所砥礪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

何謂解額一定爲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世酌中之法也其時閩浙之士少有應書而爲解之額狹矣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士其茂異穎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趨糴納夫士之爲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朝廷資其材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爲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通之使與寬者均乎

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爲一害古之取士也取

之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棄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藝祖之初憫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選者因以爲之賜今也士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爲言則安用此而遂爲常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國之命繫焉四患不除而朝廷於人才之本源戕賊斷喪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拱把而至於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而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爲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人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

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恥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息之地夫秉義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以使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書季考按正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徠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

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繇此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負俊氣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

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
於其職而相與爲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
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爲無難矣而州縣
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
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繇學而
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之文憲庶不
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
自以爲不可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
一揭而正之則宜有不可爲者陛下一揭而正之
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
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
然原其本以至於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
爲壞天下之材而使之至於舉無所用此科舉之
弊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
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
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

常之人則制科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起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爲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徧以爲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竒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爲制科習氣故科舉旣不足以得之而制策又以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爲一事也必先立爲一法若今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爲制舉者以答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爲能故哲宗以爲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繇此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

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
所爲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
得與此者爲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
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
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其所謂五十
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煩雜見者厭視
聞者厭聽且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
過之實而冒不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
之者乃爲譏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
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
慨然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
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旣盡罷詞
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繇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
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
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典直宏大敷暢義理以
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爲經常之

辭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
誥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
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
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
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
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
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
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
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
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
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
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
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
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
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
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
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
也固患天下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

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返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旣禁其求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廸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旣已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宏詞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何自爲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熙寧爲募役法盡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豈能自爲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雖去而募役之患方興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保副正長者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不可復論保副

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爲大患窮天下之
能言者日夜相與謀之而不能自出一說也蓋昔
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
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內物力最高者戶長
則以催科耆長則以追胥而皆有雇直熙豐之法
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
用度日缺講利源者無所取財以爲耆戶長雇錢
者官未嘗盡支而爲耆戶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
窠名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
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强
差之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流水鼠尾白脚歇
替之差鄉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死力以爭之
今天下之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甚於差役蓋朝
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纖悉委曲動有法禁而所
謂保正副者乃獨無法何爲其無法也名募而實
差是以若此其不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之論不
過仇疾於官戶誅挾於詭產其說有自宰執而與
編戶齊役矣而詭產半天下其弊安可絕且不咎

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困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
戶詭產何哉今復以耆戶長雇錢還州縣使二稅
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隸之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
大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內誠有材力可以服衆智
勇可以率人者尊用舊法使爲保正若副而除其
一戶二稅之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爲之而不
可而不使強委已而不願也夫如是天下豈復以
差役爲患哉又如是則雖官戶無問新故亦皆可
爲之而何以此督責官戶哉且今世爲民之意何
其薄而辦官之事何其至也且京師有諸道諸道
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而後親及於民也其勢
宜使什伍比閭里黨而後達於縣令則擇其人而
爲保正副者正所以親切於民服習其小爭而無
使至於大鬪教民使不犯省刑罰之先務也若此
者其官事何所不可辦而今顧未嘗爲之施甚陋
之意以與民較至下之策民愈爭而不知悔則鞭
笞隨其後是獨何益哉是其行之非有所難而不
思去者何也

新書

何謂新書之害本朝以律爲經而勅令格式隨時
修立自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
皆自爲書近者乾道淳熙已再成書矣以後衝前
以新改舊凡朝廷上下之所恃以相維持相制使
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爲治久矣臣豈敢
遽議新書之爲害如晉叔向之所以告鄭子產者
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下之事無不
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之外者一
害也書旣備矣而事復弊法旣具矣而令不行則
宜有說焉今止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檢坐
申嚴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強委之二害也人
才因此浸以頽惰倚撻利害汎然推廣及其終也
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已行之法而已以法爲
弊猶可言也以人爲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朝
省之前後批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
又其相習公爲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
法爲治今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

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亂法不亂爲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不足以知法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書而果已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文不備其實備其似不備其真也夫使見行條法誠已皆具而天下何爲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非無其法之罪而無其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坐申嚴以諄復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廢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行者非必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憤耗智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章奏則亦謹然

願助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才之
所以日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爛道窮暫相
縻繫而無經久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強虜
之所以憑陵也臣故欲陛下縱未能任人而廢法
以行唐虞三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
不爲虛文而人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
號令一於觀聽簡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漢以來者
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
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
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
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
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
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
三省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倣視
又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爲公人世界又以爲官無
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

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
不諳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居
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傳說之儔而已夫區區條令
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
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
而要以爲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
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
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豪傑繇刀筆
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弊未盡去

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
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
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
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
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行首主事
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戮刑待之而高爵厚祿若
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
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
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

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三利
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
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夫使之有才而無至
於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爲之無根固窟穴之
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
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闕擇地爭奪伺候
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
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
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託干請有所
不行與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爲疑玩則下知畏故
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朝廷之設官也必知其所以設官
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
郡衆而監司寡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
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監司亦
足以寄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者亦若是而已未
暇及于岳牧相維之義也且其若是則奉行法度

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
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
制之此則今世所以置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
也上之操制監司又甚於監司之操置州郡緊緊
恐其擅權而自用或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
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禮饋皆
有明禁然則朝廷防監司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
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禁其細何哉是謂不
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訟微文以立法一失也

故監司弛惰人反以爲寬大上亦以爲知體監司
之舉職人反以爲侵權上亦以爲生事此真大謬
戾者也夫監司者以法治下以義舉事者也今轉
運司則以剗刷州縣之財賦候伺其餘羨衮雜其
逋欠爲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鹽用法
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民田則置而不顧提刑司
則以催趣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繇子爲職而
刑獄冤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
法不義反甚於州縣故今之爲州縣者相與聚而

嗤笑監司之所爲豈監司之本然哉是謂不以法
治不以義舉之權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
郡之下矣二失也且不以法不以義則所爲付之
事功者固宜得其實焉今也轉運司徒報上供之
數於戶部而轉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總
一路之財計者將何所用也茶鹽則已受其剩利
於榷務都場而提舉司受其指留掌其任賣督其
煎煮爲之索逋理債而已經總制錢州郡各已趨
辦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知通收索季帳稽考綱
解以報戶部而已是三司者以此爲職徒養資考
多人徒憑意氣作聲勢以便其私可也國紀民命
何賴於此是謂旣無法無義而事功又不得實三
失也至於還轉運之權以清戶部之務罷提舉之
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謂止
擇十道使猶患不得人則監司者蓋甚重矣豈以
爲例差循致之用哉

為國羞節姪之用若

鞞十豈與餘患不野人傾盥后皆蓋甚重矣豈以
專以一轉戰之讞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聞也
夫也至於數轉戰之讞以謂可濟之務歸其舉之
何難於此是謂無志無義而專也又不野實三
冬人封懋意餘并舉變以與其下也固除其命
稱以辨可濟而日景三后皆以此為難於養資者

